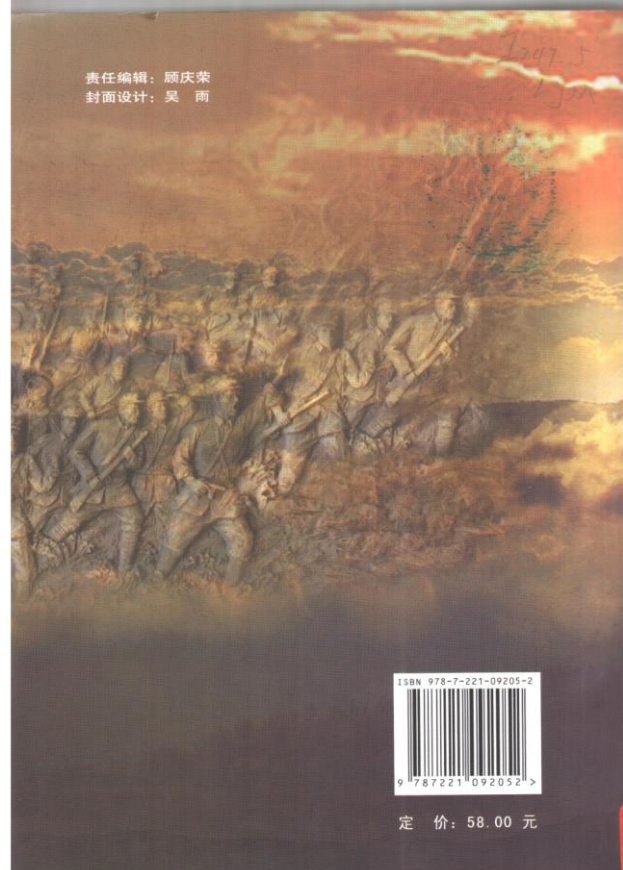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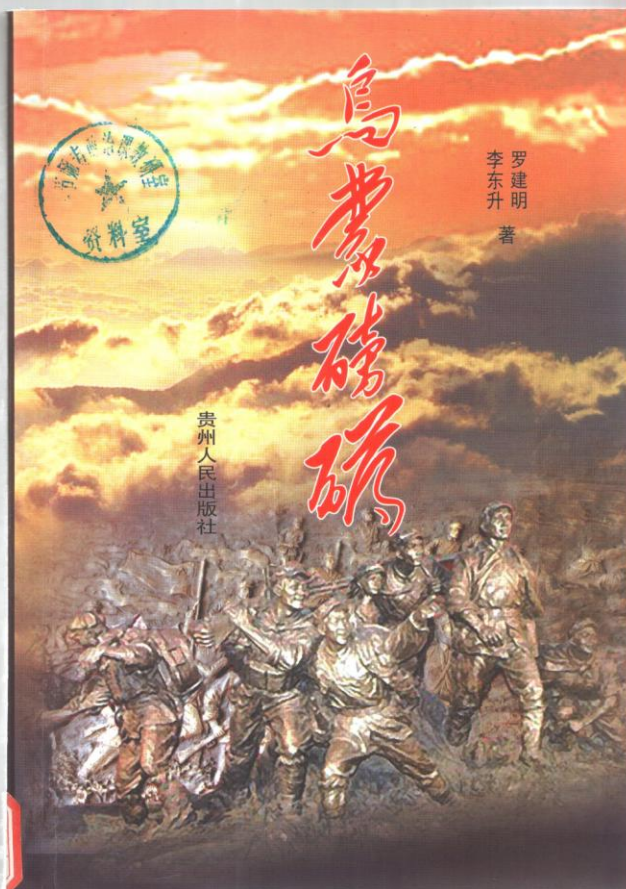






罗建明，贵州省大方县人，1980年起在《贵州日报》、《山花》等报刊上发表作品。系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毕节地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毕节地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李东升，贵州省黔西县人。从1973年起陆续在《贵州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曾参加《红军在黔西北》、《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等史书的编写。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毕节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I247.5
LJ11

烏蒙磅礴

罗建明
李东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神秘的古夜郎疆域,磅礴的乌蒙山腹地黔西北,中共贵州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将其组建为长征途中唯一的省级党组织——中共贵州省工委,赋予其在贵州、在黔西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的战斗任务。

一九三六年初,以争取创建湘鄂川黔新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标红二、六军团挺进黔西北,创建了以川滇黔为红色区域的长江以南的最后一块完整意义上的根据地。在三省要冲毕节,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川滇黔省委、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苏区地方部队贵州抗日救国军。贫苦千人欢歌笑语,五千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三省红都”毕节——江南最后一块根据地步入“黄金时期”……

小说以波澜壮阔的根据地建设为背景,以贵州抗日救国军坚持根据地武装斗争为切入点,以极富传奇、曲折跌宕、惊心动魄的故事,雄浑、真实地第一次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乌蒙山深处的失败令蒋介石震怒;“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令人叹息;悲壮的牺牲令人潸然泪下;凄美哀婉的爱情令人愁肠百结……作品不但浓墨重彩地精心塑造了一群侠义英武、朴实自觉地献身革命的红军指战员形象,而且还使叱咤风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崇高身影跃然纸上,既补充、丰富了气势磅礴的长征史实,又展现了黔西北丰厚的历史文化。

序

戴 明 贤

说起红军长征,人们往往只知道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从瑞金到陕北,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打“四渡赤水”战役、爬雪山过草地、与陕北红军会师吴起镇这些著名的历史事件;而不太清楚同时进行长征的还有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以及次年秋湘西的二方面军也开始长征。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才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全貌。

红军长征这一空前绝后的历史壮举,军事上起死回生,政治上改天换地,整个改写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在物质条件方面,长征艰难困苦到了无法想像的程度。但是从美学意义上看,长征又高扬着一股“沛乎塞苍冥”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达到了悲壮雄浑的崇高之美的极致。对于作家、艺术家,这种审美境界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量,于是出现了大量以长征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其中如电影《万水千山》、《四渡赤水》,歌剧《长征》,油画《过雪山》(艾中信)、《过草地》(董希文),雕塑《艰苦岁月》(潘鹤),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文学方面,则有《星火燎原》大型丛书的有关篇章,毛泽东本人的《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短篇小说《七根火柴》(王愿坚)等,都是艺术上相当成熟、脍炙人口、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而在内容上,则几乎集中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历史。

就我所读到的描写长征作品中,只有汪小川的中篇小说《冲出绝境》写的是红四方面军被困在星星峡的惨烈史实。反映湘西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有欧阳黔森与陶纯的《雄关漫道》;现在手中的这部《乌蒙磅礴》(作者罗建明、李东升)书稿,则是继《雄关漫道》之后又一部反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力作。就反映红二方面军创建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省根据地而言,它则是绝无仅有的。

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由湖南进入黔西北。他们来到位于川滇黔三省要冲的毕节山城,认为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理想选址。乃在此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今毕节地区的七个县中建立基层政权九十五个,组建了三千余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动员和吸收各族青年五千多人加入红军,各界群众为红军贡献了军装二万余套、大米十万斤。到红军撤离毕节时,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集体改编为红六军团十六师五十二团长征北上。红军长征北上后,留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抗日救国军第一、第三支队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唯一批准组建的省级党组织中共贵州省委领导下,开展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历经艰险,屡建奇功。国共合作、全面抗日时期,贵州抗日救国军以八百壮士编为独立团,加入新编九十九师,奔赴苏浙战场。后来“皖南事变”爆发,这支人民军队的领导人阮俊臣、赵文海也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与头一年中央红军的长征一样,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也洋溢着激昂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一路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件最精彩、富于戏剧性。

红军队伍进了毕节城,后勤人员照例走街串巷“号房子”,就是为部队战士寻找住宿场所,一般都以富人宅院为主要对象。有几个战士在号房时发现一件怪事:一座古旧宅院年近花甲的主人的书桌上居然摆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王震接到报告,前去登门拜访。与主人交谈,才知道他是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周曾任贵州军政府总理,后辞官回到毕节老家,深居简出。他博览群书,求索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时正研习《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听王震详

而由,担任筹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而且当红军离毕北上时,竟慨然请缨,以花甲之龄、瘦弱之躯,参加了红军长征北上。到达延安后,他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高度礼遇。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他觉得自己体弱多病在延安做不了什么事,致函毛泽东,要求回西南,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复函表示尊重,赠送旅费。解放后,周素园受任贵州省副省长,为新生政权做了大量工作。在合作化运动中,他了解到农村中由于运动步伐过快过大出现的一些可虑现象,甘冒大不韪,曾给毛泽东写长信,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这封信经亲友们苦苦劝阻,终于没有寄出,现收在《周素园文集》里。后来,周素园又以年老多病,不能多做工作为由,几次写信给省领导,以“不忍尸位素餐,阻塞贤路”的理由,坚决辞去了副省长职务。周素园先生的生平大节和嶙峋风骨,令我敬佩和感动,认为他是贵州革命志士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曾几次向有关方面建议拍摄电视连续剧,由于种种困难,始终流于空想。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知者已经较少,贵州抗日救国军这一支毕节地方人民武装艰苦卓绝的战斗历史,知道的人就更加寥寥了(我是其中之一)。现在,长篇小说《乌蒙磅礴》正面再现这段历史,可谓“填补空白”的重大尝试。两位作者曾在党委部门工作,熟悉毕节这段党史,加之又深入采访调查,占有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历经四五年,才能写得这样气势宏大,描述细致。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有感于我国文学创作趋小趋弱趋琐屑的现状,撰文痛陈:文学“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就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仅表现为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罗建明、李东升的《乌蒙磅礴》,恰是这种“重构”与“重铸”理想的一次实践。至于判别其小说本身艺术上的得失高下,那就是每一位读者专有的权利,无须我饶舌的了。

2008年10月18日

前 引



一九三五年初。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省城贵阳气氛紧张、肃杀。一辆辆满载士兵的军车掀起尘土呼啸而去，又一支队伍急急匆匆赶进城来。因国民党军政要员坐镇这里指挥“围剿”，保安团、保警队、宪兵、警察也收敛了往日的懒散与倦怠，打起精神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立街头。在军警密布中，警车那恐怖的喇叭声不时划破阴沉的天空，凄厉得令人心悸……街道冷清，行人稀少，若无急事，谁愿意走进这刀枪林立的环境？凡事都不绝对，有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军警穿梭的脚步中，警笛凄厉的断续声里，有一帮共产党人，却英勇地在这昏暗中涂抹着亮色。

小巷曲深，僻静的万宝街一所普通的小木房，檐下临街撑出凉棚，棚下木板铺就的摊案上，林林总总地摆满了香烟、火柴、杂糖、茶叶、食盐、香蜡纸烛，几个土陶坛罐上张贴着菱形红纸，分别写着“酒”、“醋”、“菜油”……摊子后一位青年身着旧棉长袍，竹椅脚下有一个取暖烘笼，修长的手指不经意地拨弄着算盘。他貌似守摊小贩，实则是中共贵州省工委的联络员刘雪苇，此刻他正担负着看哨的任务。

木房堂屋内，迎门神龛上张贴着寻常人家常见的“天地君亲师位”牌位，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字画，顺摆着木椅茶几，陈设简朴。正中一张八仙桌，桌面一副竹背镶嵌麻将；四方分别坐着中共贵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林青、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道具既为麻将，四人面前少不了也要零乱地放置多少不等的钱币。

身穿条纹薄呢西服的林青随意拍出一块麻将，兴奋的目光注视着几位战友急切、询问的眼神宣布道：“同志们，开会吧！首先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党中央已经批准建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了！”

“好啊！”身材魁梧的邓止戈禁不住拍打桌子：“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啊！”

秦天真兴奋地一甩脖子上的花格围巾：“这么说咱们的任务更艰巨了！”

身着中校军服的黄大陆挺直身子催促：“快传达传达党中央指示！”

林青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小声些！你们一个个放连珠炮，我怎

么插得上嘴?别激动,听我详细汇报吧。我费尽周折赶到遵义县城后,非常凑巧,竟然遇到了上海狱中的战友,通过他的联系,得以顺利见到罗迈部长,汇报了我们的工作……”林青激动而又兴奋地向战友们叙述起来——

红军占领遵义的消息于当天传到贵阳,地下党支部书记林青受组织的委托,前往遵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一路上他绕山道,钻丛林,机警地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后,终于在第三天上午赶到遵义。眼前的景象顿时消除了他昼夜奔波的劳累,大街小巷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往来着一队队精神抖擞的红军战士;广场上、街道口,红军宣传队在演讲、演出,围观的群众兴致盎然。这一切,仿佛巴黎无产者的暴动催生了巴黎公社、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带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场景,过去只是从书本上读到、憧憬过,而今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使得林青东停停、西看看,不舍离去。但此行的使命,迫使他不得不挤出人群,走向不远处一位佩带手枪、戴着眼镜的红军干部,恭敬地问道:“同志,请问党中央的驻地在哪里?”

林青的问话,令面带笑容的红军干部表情陡然严峻起来,他审视的眼神不无警惕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小青年。年纪大约二十三岁,长发秀眉,脖子上一条驼色围巾,长衫上泥土斑驳,下摆处横竖几道破痕,手中一把雨伞,斜背着一个包袱,文静而儒雅,像是外出求知的学子,又像是授业解惑的私塾先生。那一双眼睛诚恳地望着自己,流露出请求、急切的渴望。“嗨,打听党中央驻地?”红军干部背着手绕林青仔细审视一圈后,口气严厉地问道:“你是什么人?”

林青坦然地答道:“哦!忘了介绍。我是贵州地下党党员,受党组织的派遣,来找中央汇报工作。同志,能不能指引一下?”

“哦,地下党……”红军干部沉吟着,再次盯住林青的眼睛,透过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一脸的倦意,看得出小伙子心灵的纯净、坦诚,不像背景复杂的人!红军干部心里暗忖。初到贵州,才进遵义,党中央正急于了解地方情况。面前这个青年,看样子确实有几分革命志士的样子。说不定还真能给红军提供一些有益的情况。红军干部考量再三后向林青示意道:“那好,你随我来!”

转过两条石板街,来到一座灰砖围墙大院,大门前站立两个挎着冲锋枪的战士,红军干部示意林青:“稍等一下,我先通报首长。”他跨进大门,走到右侧厢房。

室内,中央纵队秘书长、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吴亮平正低头收拾着桌上的文件,脚步声使他抬起头,带几着诧异朝进屋的干部问道:“怎么,你不是去参加地方拥红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吗?这么快就开完会了?”

“路上被一个青年拦住了,他说是贵州地下党的,要找中央汇报工作。我想

这和地方工作部有关,是不是由你见他?”

吴亮平停住手上的事:“嗨,地下党?”

“是呀,有名有姓,路上他自我介绍过。叫什么来着?对了,林青。”

吴亮平转动眼睛:“林……青?这名字怎么有些熟悉?”他喃喃自语。

“他是说自己叫林青!”进屋的红军干部再次补充说。

“地下党……林青……”吴亮平皱着眉头思索着,脑海里快速地搜索记忆的角落。陡然,他眼睛一亮,猛地一拍脑门:“是他,应该是他!他人呢?”

“在院外。”

“快请进来!”吴亮平急切地说,随着又补充道:“哦,不!我们一道去!”

红军干部奇怪地望望他:“怎么?认识!”

“认识!认识!”吴亮平拉着他快步走到门外;红军干部正欲介绍,吴亮平就一步跨到林青面前,两人互相打量着、观察着……突然,几乎同时喊出对方名字:“林青!”“亮平!”随着话音两人激动地拥抱到一起。良久,吴亮平抓住林青的双臂,再次仔细地端详着:“唔,还是书生相,但成熟多了。”他在林青胸膛上擂了一拳:“上海的监狱没坐够,怎么又跑回贵州闹起共产党来了?”

林青拍拍吴亮平腰间的手枪说:“你更胜一筹,不是把暴力革命的理论付诸实践了吗!”

“哈哈……”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相拥着进了办公室。林青不客气地端起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亮平,怎么这么巧,一进遵义城就见到你!”

“有缘千里来相会嘛。不!应当是马克思的红线把我们串到了一起。说说吧,找中央汇报什么?让我先参谋参谋!”

林青略显迟疑地说:“除汇报贵州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情况外,更主要的是请求中央承认、批准贵州党组织符合程序,指示工作。”

吴亮平感到奇怪:“承认?批准?难道说在此之前,你们没有和上级党组织联系过?也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批准?”

“难啊!”林青苦涩地摇摇头:“我们是贵州第一个自发建立的党支部,和党中央远隔千山万水,你说怎样联络?你们早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们咋能眼巴巴望着红旗飘舞?只能先干起来呀!这下好啦,失散的孩子终于见到亲娘了!”

吴亮平理解并感叹道:“地下党有其特殊性,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党组织的纪律工作的规定,就是在身边也无法知道。确实,要联系上级也真不容易。这回你赶上了好机会!”

林青急切地问道:“那怎么汇报?”

吴亮平安慰他道:“别忙!这问题应先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他想了想:“这

样吧,我帮你先联系一下罗迈(李维汉)同志,看他能不能抽出时间听取你的汇报。”说着,他摇动电话机手柄,拿起话筒:“总机,吴亮平,接罗迈同志办公室。”他捂住话筒示意林青:“通了!”“罗迈部长吗?亮平!我这里来了一位贵州地下党的同志,需要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对,人在这里。好,马上过来!”吴亮平放下话筒,转向目光充满询问、神情忐忑的林青说:“伙计,罗迈同志非常重视你们的情况。走!他现在就听取你的汇报!”

两人走出办公室,绕过花坛,穿过正房过廊,来到后院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楼,吴亮平在门前站定:“报告!”“进来!”

两人进入办公室,身材魁梧、面带微笑的罗迈同志从办公桌后走向前来,不待吴亮平介绍,他便指着林青:“看来你是贵州地下党的林青啰,欢迎,欢迎!”他伸出手,林青握住那只暖和的手:“罗部长……”眼里闪烁着泪花。

“坐坐坐!”罗迈招呼着林青在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提起竹壳水瓶往茶几上的杯子里倒水:“先喝点水!”他转向吴亮平:“你俩过去认识?”

吴亮平点头:“早在上海就认识了。”

“哦,你知道林青的组织关系?”

“知道!”吴亮平肯定地回答:“林青同志一九二九年在重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受组织派遣到上海沪东共青团区委工作,不久转为党员。一九三二年,他积极承担党组织分配的任务,在组织工人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罢工时,因向民众演讲而被英租界巡捕以共产党嫌疑罪逮捕入狱,判刑两年。狱中秘密党支部分配我俩在一个党小组秘密活动,共同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林青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性。自我献身精神。出狱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他把目光投向林青:“接下来的情况,就由你汇报了。”

林青略带拘谨地搓搓手,抿抿嘴唇接过话题:“我把出狱后回贵州开展党的活动的情况接着汇报吧。出狱后,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盯梢,我无法寻找党组织接上关系,再加上生活困难,便和同乡缪正元一同返回毕节老家,他也是党员。在毕节,我俩按党的宗旨、章程开展活动,发展了进步青年秦天真入党。去年初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我任书记。党支部开展工作期间,又发展了另一位同志范敬章入党。他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从黔军中拖出二百多人回到毕节,在川滇黔边打土豪救济千人(穷人)。因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毕节当局的注意,为了不受损失,也为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党的工作,我们毕节支部转移到了贵阳。通过工作,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一直在摸索着前进。党中央到了贵州,我们可算流落的孩子见到了娘!我们希望中央承认贵州党组织,更迫切希望党组织指导工作!”林青恳切地望着罗迈部长,因心情的紧张、激

动、迫切,额头冒出了颗颗汗珠。

一直在记录的罗迈部长放下笔记本,用赞许的目光迎着林青:“喝点水,慢慢谈。现在党组织发展情况怎么样?”

林青放下茶杯:“目前全省有党员四十人,组建了一个支部,九个党小组。”

罗迈抓起笔记本边记录边点头,他又把和蔼的目光投向林青:“你刚才说到有一支地下武装,党组织有人负责武装斗争工作吗?”

“有!邓止戈、黄大陆、缪正元三位同志利用关系,已经秘密打入了黔军一师内部。党组织分工由邓止戈同志负责武装斗争的动员、联络工作。”

“好!”罗迈放下笔记本感叹道:“没有指示,没有人派遣,同志们在白区全凭着对党的忠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战斗着,这就是我们党的希望所在!”他站起来踱着步思索着,林青忐忑的目光随着他的身子移动。踱到办公桌前,罗迈拿起电话,随即又突然放下。转向吴亮平、林青说道:“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召开特殊会议,就不打扰他们了。这样吧,我抓紧汇报再回答你。亮平,你看如何?”

吴亮平点头,理解罗迈部长所说的这一程序。他把目光投向林青:“耐心等待吧伙计,部长会给你满意的回答!”

罗迈想了想又拿起笔记本:“林青同志,如果中央要在贵州组建较高级别的党的组织机构,你推荐推荐其他领导成员。”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林青抑制住激动,认真思考一下回答道:“从有利于工作开展上考虑,我推荐邓止戈、秦天真两位同志。”

罗迈作了认真记录后,亲切地望着林青、吴亮平说道:“烽火连天起,他乡遇故人。这可是难得呀亮平,接待林青的任务就交给你啦。”

“应该!我们正好叙叙旧。”

第二天下午得到通知,要两人立刻到罗迈同志办公室去。踏进门槛林青就迫不及待地向罗迈问道:“部长同志,党中央……”

“别忙!别忙!”罗迈打断他的问话,关爱地拍拍他的肩膀,招呼两人坐下后,庄重地宣布:“林青同志,党中央承认贵州党组织合法,并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感谢党中央!”林青一下站起来,激动地握住罗迈的手。

“祝贺你们!”吴亮平也高兴地把手压了上来,三双手有力地紧握在一起。

罗迈抽出手拍拍林青的肩头,眼光注视着林青继续宣布:“中央决定由你担任省工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两位同志任委员。另外,遵义是我们从苏区转战以来占领的第一个重要县城,是根据地。党的工作应该及时开展,为此,决定你兼任遵义县委书记,尽快着手工作,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我们马上开展工作，支持红军打败反动军队！”林青一个立正，挺胸站立。

“坐下吧林青同志！”罗迈亲切地招呼着回到办公桌前，继续交代任务：“党中央对你们可是寄予厚望啊。你汇报中谈到已经开展了地下武装的组织、发展，这很好！没有武装，就谈不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红军如果北渡长江，与四方而军汇合，那就要赤化全川，建立川滇黔苏区；如果不北渡长江，就有可能在黔北、黔西北地区立足。省工委成立后，中央希望你们在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的同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上。尽最大努力在你的老家毕节，也就是黔西北地区建立一块背靠云南，面向遵义、重庆的红色根据地，以配合中央红军和在湘鄂川黔边区活动的红二、六军团的行动。”

林青激动而坚决地表示：“贵州省工委立即执行党中央指示，开展工作！”

“你们是党中央撤离苏区转移以来组建的第一个省委组织，希望不要辜负中央对你们的厚望。那三个打入敌军内部的同志，担没担任对方一定的职务？”

“黄大陆任黔一师参谋长，缪正元任电台长，邓止戈任参谋。”

“好，不错！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芭蕉扇就容易取得！”罗迈高兴地以拳击掌：“都在核心部位，有条件，有条件！”

吴亮平对罗迈似乎自语的话有所不解；林青也有些纳闷地望着罗迈问道：“部长，党中央需要我们执行的任务是……”

“噢！是这样，”罗迈笑了：“不明白是吧？”他用严肃的目光望着林青，继续交代任务：“从苏区撤离以来，天天处于老蒋的围追堵截之中，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沿途我们很多文件丢失了，地下情报网络也处于瘫痪。咱们进贵州是临时动议，云贵川路径不熟，敌人的动态也不甚了了。目前，中央急需你设法搞到三个情报：一是云贵川三省军用地图；二是敌军最新电报密码；三是敌机联络识别标志图。怎么样，有困难没有？”

林青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回答：“困难肯定有，但我们一定克服一切困难，立即行动，争取早日把情报交给中央！”

坐着的几个革命者，平均年龄二十四岁，正处于初生牛犊不怕虎、充满献身激情的人生阶段。林青叙说的话音刚落，邓止戈立即激动地举起右拳：“布尔什维克万岁！”他压抑住的呼喊从胸腔里迸出来，深厚、铿锵。

黄大陆晃动着胸前拳头：“光荣啊同志们，党中央向我们下达了战斗任务！”秦天真站起来把手伸到桌面倡议：“来一首《国际歌》吧！”

提议立即被战友们认可。此刻，似乎只有那激越昂扬的音符、令人热血沸腾的歌词，才能表达每个人心中血脉涌流的激情。几人站得笔直，四只手紧握在一块，口中轻轻哼唱着激励斗志、催人振奋的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屋内余音袅绕，四人眼噙泪花，不由紧紧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林青从激动中率先冷静下来，他拍拍各位的肩头：“坐下吧，让我们用坚实的肩膀，担负起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待大家坐定，他潇洒地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同志们，按中央的指示，我们的责任重大哩。时不我待，我们立即行动，配合中央红军创建苏维埃苏区的斗争。首先分分工，把战斗任务明确到每位战友，早日拿出成绩回报党中央的关怀、信任！”

黄大陆立即响应：“对！分头行动，各负其责。林青，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是这样考虑的，止戈同志在四川受党的派遣，到川滇黔边地开展‘兵运’工作。和我们接上组织关系后，主要承担了地下武装的创建任务，在毕节已经有一定基础，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大陆同志的公开身份是黔军一师的参谋长，在队伍中秘密动员、发动对国民党不满的中下级军官参加革命，已有一些眉目。目前蒋介石率中央军入黔，大有改组黔军，统一贵州之意。黔军军心浮动，正是开展工作的良好时机。对中下级军官策动的任务，由止戈和大陆承担；我除配合红军组织开展遵义县委的工作外，再与天真抓组织发展和宣传。你们看怎么样？”

“行！这样分工既各施其长，又相互配合，我同意。止戈同志是我的人党介绍人，有他指导工作，我的信心更足了。”黄大陆首先赞同。

“我服从决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大陆，我可要借重你的有利条件啊！”邓止戈对黄大陆带几分玩笑地说道。

林青笑着指点两人：“嗨，已经开始协商工作了，看来是没意见。那我们研究第二项任务，大陆，党中央急需的情报能不能搞到？”

黄大陆慎重地思索着会说：“军用地图不怎么难，只是旧一些。我手里更新后未交回的军用地图就有两套；新电报密码缪正元他们电台室有，但只有一

本,译完电文马上交机要员保管。要搞到密码,只能抓紧时间借翻译电报之机,秘密抄写一份;师里前几天接到通知,要编制演习飞机联络标志图,以防误炸。但这联络标志图好像还没发下来吧?”他向邓止戈问道。

“发了!你前天在军部开会时,我签收了。只一份简单图例,好复制。”

“好哇!万事齐备,草船可受箭也。”林青高兴地说道:“为了赶时间,就不要再往返跑了。天真和你们一道去六枝,协助正元赶抄密码,然后带回情报。”

黄大陆赞同:“也可以减少路途上的注意。林青啊,你和天真可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要注意安全啊!据情报反映,随着蒋介石对贵州的控制,军统、中统势力也延伸到贵阳,我们可是这些鹰犬们的对象呀!”

林青严峻地点头:“其实你和止戈、正元也不太平。同志们,记住,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能背叛党的事业!让我们各自努力,以出色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吧!”他把目光投向窗外遵义方向,几人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墙角一株苍劲的红梅正绽放着一树灿烂的红花……

第二天晨曦微露,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踏上了前往黔军驻地六枝的驿道。借助黄大陆在该师参谋长的特殊身份,没费多大周折就搞到三份秘密情报,在黄大陆寝室,秘密伪装进秦天真皮包的底层,由他一路闯过关隘险阻,安全地带回贵阳。正好,党中央派遣特派员杨涛(潘汉年)前来贵阳,等待秘取情报和指示工作。在接头地点对上暗号,杨涛会见了秦天真。秦天真立即将获取的珍贵情报交给了杨涛,他当即派遣随同前来的同志马不停蹄地返回黔北,把中共贵州省工委获取的重要情报交给了党中央。这三份珍贵的绝密情报,在中央苏区失陷后,在地下情报网络遭到破坏、联系中断时,在湘江战役之后党中央机关诸多文件丢失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党史资料记载和潘汉年同志回忆录中论及此事时,均给予高度评价。这三份珍贵的绝密情报,在当时准确地为中央红军穿插于川滇黔三省边界,精确地破译敌方电报、掌握敌人动态,巧妙地四渡赤水,西进陌生的云南,真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特殊作用。

在接收珍贵情报的同时,杨涛再次向省工委传达了党中央“组建武装,建立黔西北根据地”的指示;又留给省工委今后与红军、红军游击队联络的暗号。

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此拉开了硝烟弥漫的序幕……